

主編 汪夢川

民國詩詞作法叢書
(6)



鳳凰出版社

汪夢川 主編

民國詩詞作法叢書
6



鳳凰出版社

第六冊

作詩百日通 金鐵盒 著 大通圖書社 一九三四年……………一

作詩百日通（第三版）顧憲融 著 上海中央書店 一九三六年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七言絕句作法舉隅（初版）馮振 編纂 上海世界書局 一九三六年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
作詩百日通

金鐵盒 著

大通圖書社

一九三四年

金鐵齋著

詩法
入門
作詩百口通

上海中西書局發行

詩法入門
作詩百日通

目次

引言.....一

詩的原始.....七

詩的本質.....九

詩的變遷.....一三

詩的審美.....一六

詩法入門 目次

一

詩法入門 目次

二

作詩的天才……………一九

作詩的預備……………二三

作詩的要訣……………三三

各類詩的作法……………五五

作詩的步驟……………六七

詩的體裁……………七〇

古近體詩的格式……………八一

學詩必讀……………九六

詩法入門
作詩百日通

△引言

談起做詩的一件事，很令我對於學詩時過去的印象，加以深長的回溯。好像把前度的舊劇，重影于銀幕，而覺得過去的種種，皆不合于現在的心理。本來，我在死讀幾本孔孟之書的時候，並不知道詩是一件甚麼東西；後來我那位先生，忽在每天抽出些少工夫來，教我讀詩，當然那唐詩三百首，便是惟一的讀本了！至此，方始知道「詩之所以爲詩者如此。」這就是我與詩結緣的初次。但是我對於甚麼四聲六義等等，完全一點不知，先生也並不注意及此，單講些每一首詞意，以及讀詩的聲調，有時一首中，用上幾個典故，就格外來不得了！在先生講解時候，口講指劃，迸涎滿案，力求詳明，在我聽了，如墮五里霧中，越鬧越不明白。因此我對於詩，雖結下一

重因緣，也引不起高度的興趣，只是讀詩時抑揚的聲調，像好鳥鳴春，頗爲悅耳，故還不至于澈棄。

大約經過了一年的時期，古近體詩，也讀上了一二百首；我對於這許多讀得滾瓜爛熟的詩，除了少數意義明顯的略能悟外，其餘竟如鄉村婦女唸金剛經一般，不過讀讀而已。先生因我讀得很多了，才將做詩方法，稍稍指授，甚麼點題出題，平仄韻腳，惟都是略而不詳。我其時雖能領會，但也所得無多。如此又經過一極短的時期，竟命題令我試作。我也照着所讀過的詩，依樣葫蘆，模仿着湊上幾句，敷衍過去，有時竟也得到意外的好評。這可算我作詩的破題。我在此時的心理，已知道如此做法，就可算是詩；對於詩爲何一定要如此做法的一個問題？終究沒有明瞭，已犯了「但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」的病。若照此逐步而進呢，還有上達的希望！而事實又絕對不然。有一次命題是春暮卽景，我却于無意中，做了「宿雨濕花片，輕風弄柳絲」兩句。

先生却認爲佳作，認爲有作詩的天才，加上了格調古雅的評語不算，還說：「具此天分，不宜學唐以後詩，須上追秦漢，庶將來可以出人頭地。」于是把唐詩三百首擱過，又開始與古詩源相見了！如此一來，我好像進食過飽，傷了腸胃一般，把原來的運用機關停頓住了。因極力模仿古詩的原故，竟至不能成句；就是成句，也勉強湊合，連自由也不知是甚麼意思？至此我對於詩之一道，認爲苦事，把以前得到的些微興趣也滅沒了。改入學校之後，本無此一科，即完全將做詩一事，拋諸九霄雲外，不復顧問，這可算我學做詩第一幕的閉幕。

在某一時期內，因外界的誘引和情感的衝動，使我滅沒了很久的詩興，勃然蠢動，死灰復燃起來。但是這一次已不同于前次，對於詩的所以爲詩，以及詩的源流派別，皆有比較清楚的認識；就是一題在手，也不至于和以前一般的亂湊。這種進步是從何得到的呢？我敢說：因平日所接觸的，都是合于我個性的讀物，並不像先前有那先生，強把那些不合個性的古詩，向我輸

入。這是進步的一種原因。在這一個時期內，又因做詩的緣故，認識了不少詩翁名士，閒常和他們談論學詩的宗法，却發生了兩個不同的公式。一個是主張從盛唐入手，取法于李杜各家。一個是主張從漢魏入手，取法于蘇李曹劉各家。十個人中，到有七八個人如此說；好像不學詩便罷，若要學詩，即除了這兩個不同的公式以外，就沒有第三條出路。

但是，若向他們問，所以要從李杜或蘇李曹劉入手的緣故，却又得不到滿意的解答。大概總拿「效法乎上，僅得乎中。」或是「作詩以高古爲上，欲求高古，勢不能不從此入手。」等一套似有理似無理的話來敷衍。並且這許多口口聲聲「出入李杜」「追摹漢魏」的詩人名士，他們自己作品，非但沒有充分的胎息，有幾位因摹仿過力的緣故，連自己原有的性靈都掩蓋住了，這都是傳統的摹古思想先入爲主的結果。也就是一班老學究不知變教授法的流毒。我不能說蘇李曹劉以及李杜的詩不佳，也不敢說這些詩絕對不可學，但學的人性情是否相

合？天分是否趕得上？這問題却盤旋在我的腦海中，經過了很長的時期，最後掣我自己做解決此問題的標準，終得到了反對的結果。于是又提出了：學詩由古入手，與學詩須由今入古兩個問題？和幾個性情稍近些的人討論，終是贊成由古入手的多；對於由今入古一個問題，雖沒有多大的反對，却也得不到若干的同情。我是主張漸進的，主張學詩須由今入古的，至此，我就放棄了一切，也不問這主張是否錯誤？竟依此路線走去。由人家說我「孤僻自用，「不求深造，」甚且詈為騷壇的叛將都不顧及。但所得的結果，在我自己，還認為滿意。同時也深信由今入古的方法，是絕對可行的。

本來，「為九仞之山者，自一簣始。」「行千里之路者，自一步始。」萬事取漸進，是不至于發生錯誤的。又如初脫手學步的幼孩，立時就教他跳高躍遠，終必取得跌撲的結果。那主張學詩須由古入手，正無異于此。同時我又覺得我學做詩，這中心就是我不容外物參加的。憑着我

的個性去研究近情的詩，才是學詩，憑着我的心思找尋詩料，才是做詩，否則，若違反我的個性，去研究相反的詩，那就詩來強我學，硬生生的摹了古調去湊合詩料，就是詩來做我。如此我完全處于被動地位，已失去了中心，一定得不到好果的。佛家說：無我無人，做詩却是有我無人的，我完全站于自動的地位，方才有效，切不可依傍門戶，或是無意識的盲從。學詩須由今入古一個主張，雖是我個人的見解。但是從我學詩的經歷中所得最大之教訓。故我在編這詩的作法時，特將經歷與個人的意見，提出來做個引子，並且學詩的幾個要點，除了由今入古的主張外，還有：「以我為中心，而處于自動地位。」「學詩須切適合個性的條件。」「不能迷信師友泥古的見解，而自墮于混沌之境。」這幾點是學詩必要的條件。至于學詩的方法等事，下邊逐段詳說；不過最後還有一聲明，作詩的方法，早就刊有專書，並且不止一種，我編這一部詩的作法，似乎多事？其實以前關於學詩著作，還不免泥古不化的弊病，或者竟高深難測，只好給已成的

詩人做參考，或談助之資，對於初步學詩的人，却沒有多大用處。我編此書，完全爲了初學詩者便利起見，皆用淺近的方法，指示學詩的門徑，使有志學詩的人，可以循此方法，逐步做去，而達最後之目的。故立說都以淺顯明白爲主，不敢妄擬高古，反使學者誤入迷途，白費光陰，這是我編輯此書的主旨。

△詩的原始

詩本是一種極普遍的民間文學，也可稱爲美的文學，在中國文學上有悠久的歷史和相當的價值。若推究詩的原始，可斷言是脫胎于古代歌謠。因上古的時候，人民偶然有所感觸，就隨口唱出幾句來，宣洩他胸中的蘊蓄，而成爲自然的歌謠，也並不限于字句的多少，音調的和叶，意有所觸，隨口而出，意盡即止，既不受字句的限制，也不受格律的拘束，完全是自然的天機流露，毫無一些做作或牽強的情感雜在裏面。古代的民間歌謠，固然搜不盡許多，現在且把較

可考據的舉兩個證例：

帝王世紀「帝堯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，有老人擊壤而歌。」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！

列子「帝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與？不治與？億兆願戴已與？乃微服遊于康衢，聞兒童

謠云：

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；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

由上舉的擊壤歌、康衢謠兩篇看來，我們就可知歌謠確是民間極普遍極自然的一種文學。他們口中唱出來的詞句，就是他們胸中所含蓄的天機。至于歌之與謠，也些少有一點分別，凡是合于樂的稱為歌，不能合樂，單單歌唱的稱為謠。上面「日出而作」的一篇，因一邊擊壤，一邊歌唱，故稱為擊壤歌。下面「立我蒸民」一篇，並不擊節，單用口唱，故稱為康衢謠。歌謠雖